

记忆中的炭火盆

文/孙中平

我家的墙角处有一个小火盆，黑灰色，早已锈迹斑斑，看上去丑陋不堪。每当在不经意间看见它，我都会不由地想起在过去无数个冬天里那温馨的被窝。

每年冬天，被窝摸上去只要是稍微有一点凉，母亲便把小火盆找出来。与之配套的还有一个父亲用细白拉条编成的箩筐模样的东西，只不过它只是一个架，上面留有大大小小的窟窿。母亲亲切地称它为——火罩子。它的作用就是在烘床时将厚厚的被子与火盆隔离开来。除此之外，火盆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搭档——小木板。如果说火罩子拉开了火盆与被子的距离，那么，这个小木板则切断了火盆与它下面裤子的直接接触，干净而又安全。

火盆里的火是木炭。说是炭火，其实也就是没有经过充分燃烧的庄稼秸秆。在我们乡下，这些炭火是没有必要特意

烧制的。母亲只消在晚饭做好后，把灶膛里的锅底灰用父亲做一个专用铲子扒到火盆里即可大功告成了。

然而，要想把被窝烘得热热的，火盆里的炭火既要有一定数量，还要有一定的质量。太少不行，容易熄灭，被窝烘不热；质量太差，持续时间太短，被窝还是烘不热。因此，母亲一向很是讲究做晚饭时灶膛里烧什么柴火。麦秸不行，质量太差，劈柴也不行，数量太少。在所有的农作物秸秆中，母亲最喜欢用来做炭火的莫过于棉花杆了。不过，即使是好的炭火，烧火时也要注意一点，就是风箱里的风给力要均匀，不可太大。否则，棉花杆燃烧得过于完全，炭火也就自然少，烘床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了。

俗话说：水火无情。冬天用火盆取暖不仅仅是一项技术，更要细心加小心。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一失足成千古

恨”。记得小时候，我们村上就有一户人家用火盆烘被窝时，由于一时大意，差点失了“荆州”。幸亏及时发现，才没有“火烧连营”。当时，乡里乡外上下震动。据说，从那以后不少人家吓得很长时间都不敢用火盆了。

母亲不怕，因为她是一个特别细心的人。用棉花杆烧完锅，母亲就把灶膛里的炭火扒到火盆里。如果炭火太热，母亲就在炭火上面覆盖一层草木灰，以防烤糊被子。火盆里盛满炭火后，热得不能碰一碰，母亲就把火盆放在小木板上托着。往被窝里放火盆时母亲更是小心翼翼，将火盆平放在火罩中间位置。再三确认安全后，才肯松手。

就这样，在一个又一个寒冷的冬天里，母亲十几年如一日，用一个小小的火盆温暖了我冰冷的被窝，也温暖了我幼小的心灵。以至于许多年以后，我长大了，娶妻了，每次过

年回家，母亲还要用火盆这种最温暖的方式来招待我和妻。冬夜酷寒，我宽带解衣钻进被窝。顷刻间，一股暖流浸淫了身体的每一寸肌肤。这时，我顿觉时光恍惚，有一种又回到小时候的感觉。

只是这几年来，时代进步了，家中条件也改善了。在我一再坚持下，母亲才极不情愿地铺上了电热毯。那个曾为母亲、为我们立下汗马功劳的火盆终于得以退休，可以颐养天年了。

光阴荏苒，物是人非。如今，形单影只的母亲已随我一起住在城市的楼房里。冬天暖气一开，温暖如春。电热毯也只好提前退休，更不用说是火盆了。但在我心里，母亲的那个小小的火盆依然在我的岁月深处摇曳，透过重重的光阴，闪闪烁烁，明灭可见，温暖着我生命中每一个寒冷的日子，一如我苍老的母亲。

爱·温暖·家

难忘地瓜情结

文/张云



进入冬天，天气渐冷，走在路上，不时地从人行道的拐角处，超市门口旁边，飘来一阵阵的醇香，那么真真切切，刺激着我的嗅觉，似乎是很遥远的记忆也被这香气所唤起，心里不由自主地叫一声“好香的烤地瓜呀”。

沿着那浓香，急速地奔过去，在暖暖的地瓜炉前，拿上两个，像是在他乡听到了相同的口音，还有一种把幸福攥在了手里的感觉，心里竟然踏实了许多，思绪也慢慢地飞扬起来。

地瓜，在我们老家叫“芋头”，记得小时候家里生活的主食就是地瓜，特别到了冬天里，一锅热气腾腾的地瓜，盛一碗端上来，佐以咸菜，却是美食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吃地瓜的日子像是久远的事情。偶尔换换口味，吃一顿地瓜，只是个念想罢了，再也吃不到以前的香甜滋味了。不过，在这个季节脑海里时常想起它，就像想起一个久违的朋友。

小时候家里的田地一半要种地瓜，有红皮的，也有黄皮的，不过都是又甜又面，红红黄黄的皮，甜甜脆脆的瓤。现在想起来还是那样的香甜可口。一般到了秋冬换季的时候，地瓜就该收获了。砍下长长的地瓜秧后，团成一团，在地里晾晒。我们有时也撒下一根长点的地瓜秧来跳绳，和小伙伴比赛看谁跳的最多。收下的地瓜，家里或切成地瓜干，或用窖藏，等到了过年的时候，地瓜仍然很新鲜，既好吃又稀罕。

地瓜种的多了时候，我们家便切成地瓜干，在地里晾晒，像洁白云片，煞是壮观。这时候，就怕下雨。要是到了要下雨的时候，我们兄弟几个就和父母一起连夜到地里，提着马灯，捡地瓜。天好的时候干了，地瓜干垒起来像个小山，一年的口粮便有了保障。在那个时代，大人们心里便有底了。地瓜干也是酿酒的好材料，瓜干酒清香浓烈，现在却很少有了。

每到种上麦子之后，地里没什么活的时候，母亲闲不住总会去刨地瓜。周末的时候，我经常跟着母亲去，说是跟着母亲刨地瓜，其实就是在玩耍，拿着小镐在地里东刨一下西扒一镐，经常捞到一些小的地瓜，偶尔捞到一个大点的，那如获至宝的感觉现在仍然感觉很欢喜。

刨地瓜的时候最有趣的事情莫过于在地里烤地瓜了。那时我会拿着母亲刨来大点的地瓜，找个顺风地方先挖个地槽，把地瓜横放在槽上，寻找些干枝干棒来烧，有八九成熟的时候，把地瓜放在槽里面，用土来焖，用不了多少时间地瓜就可以吃了。往往吃地瓜的时候，会把手上嘴上都抹得黑乎乎的，嘴上像长了胡须。我也因此常常被母亲笑话说“像个小丑”。想想那真是天真烂漫的日子。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情结，地瓜像个乡音已经挥之不去了，那悠悠的情怀会绵延很远很远。

你甭回来

文/酆鸿

寒流不停地光顾，北风不住地敲窗，像在提醒，似在催促我，该回趟老家了。是的，我该回趟老家了。年过古稀的母亲独自一人在乡下看护老屋，在这寒冷的冬季，又到她老人家的生日，我真的该回趟老家了。可我能回去吗？每当我想要回老家的时候，一句话就在我耳边飘荡：“你甭回来！”

你甭回来！这几年，只要到寒流光顾的季节，只要到母亲生日的前一天晚上，老母亲就会让人打来电话说：你甭回来。可五年前母亲是让我回家的。

年少时外出求学，没想过老母亲的生日；年轻时忙于事业，没考虑老母亲的生日；等自己做了父亲，才知道养儿的辛苦，才体会父母的艰辛，我才想起老母亲的生日，携妻子回老家，喜得母亲大人手忙脚乱，像年轻了十岁。我暗下决心，以后每年在她老人家生日时都要回家。

第二次回老家给母亲过生日，母亲依然高兴地拉着孙子，送我们回城时却说“我好好的，你往后甭回来给我过生

了。”我带着疑惑上车，问妻子哪里惹母亲生气了。妻子告诉我，“母亲听说你上一年请假回家给她过生，还扣了奖金，心疼。”这几个钱算什么，只要老母亲高兴，值！

虽然老母亲在她生日前一天晚上就打来了电话说“你甭回来，我好好的。”我一边答应着不回去，另一边做好了第三次踏上回家给母亲过生的准备。可这次我真不争气，在老家一个劲地咳嗽，流鼻涕，浑身乏力，忙得老母亲又是红糖水，又是熬姜汤；还不时地埋怨我，说我不该回来，要不是给她过生，咋会这样。看着既忙碌又埋怨的老母亲，我顿生愧意，本来是去让老母亲高兴的，却害得她老人家好几天坐卧不宁，为我担心，为我牵挂。

老舍在《我的母亲》中写到：失了慈母便象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听着老母亲的絮叨，我心热乎乎的，也明白了老舍先生的话，我庆幸，我还有老母亲拒绝的语声。你甭回来，就是我的根。

睡意朦胧中手机又响起来：下雪了，天冷，你甭回来，没事，我好好的。“您昨晚打过电话了，我不回去。”挂了母亲的电话，急忙穿衣开门。望着满地的飞雪，满树的梨花，咋回去？可不回去，老人家又忌讳，因为老家有个风俗，不兴过断生。第四次回老家给母亲过生，走了三小时，到家已是中午十二点多，老母亲看到雪人似的我们，又是喜又是气，更是心疼，忙着拍打孙儿身上的雪滴，忙着为儿媳倒水暖手，忙着为我们盛饭温菜。

这次回家给母亲过生日，我犯了个大错。我光想着让母亲高兴，没想到母亲的心思全在儿子身上。为了我们能平安回城，我们前脚刚走，母亲就顶着寒冷的北风，踏着厚厚的积雪，到我村西北二里多地的一座庙宇，上香祈求神灵保佑我们能平安回城。母亲一直烧香到天黑，在回来的路上滑倒，扭伤了脚，还不让人告诉我，怕我担心。我是春节回家过年才知道母亲脚扭伤的，埋怨母亲不告诉我。母亲却笑着说：我再过生你甭回来就好了。

望着娘亲，我跪在了地上，抚摸母亲的伤脚，泪水不自觉地流了下来。母亲是迷信的，她坚定地相信不能过断生，也百分百预料到我们不回来给她过生日的后果，却依然不让我回来。这让我想起了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这样写到他的母亲：她情愿截瘫的是自己而不是儿子，只要儿子能活下去，哪怕自己去死呢也行。我的母亲何尝不是如此呢！

大雪已过，又到了母亲的寿辰，又将是“你甭回来”的嘱咐声。羊羔能跪乳，乌鹊知反哺，寸草报春晖。冷酷、漠然的寒冬，母亲的“你甭回来”在给我加温；一句“你甭回来”，唤醒了我感恩的心灵。你甭回来，我不畏严寒的号声；你甭回来，母亲唤儿的号令；你甭回来，无言母爱的承重。

你甭回来，是一种巨大的火焰，燃烧在寒冷的冬天，温暖的是我寒冷的心灵，沸腾的是我凄凉的心田；你甭回来，母亲大人穿越时空的深情！

